

五廠文藝習作叢書

滿堂紅

任伍創作



上海晨光出版公司

目次

工廠三題·····	一
夏夜·····	一〇
晚會·····	一九
老劉·····	二七
父子倆·····	三七
滿堂紅·····	五五

工廠三題

泥胎開口

泥胎是紗廠鋼絲保全頭，人三十出頭，長得結結實實，實塔條漢子，但與這粗壯的身體相比，却有着出人意外的老實，你打趣他「說個媳婦兒吧！」他笑咪咪搖頭，表示不要，你央求他「借我幾個仔兒吧！」他笑咪咪點點頭，表示可以，但從不開口，從不動氣，你問遍保全部，大家只有一句「沒見過。」你再問保全部的萬事通小五，他也只有搖搖頭，回你一句「想不起」。

但，人很難像泥胎一樣，熟悉這百十台機器。機器一經泥胎的手，就穩重端莊的轉動起來；泥胎一照機器的面，就露出付孩子似的傻笑。真是，泥胎見機器聰明，機器見泥胎快活，簡直叫人分不清，到底是機器喜歡泥胎，還是泥胎喜歡機器。

七月底，陡然幾場風暴，海河暴漲起來，河水一天比一天近的，幾幾乎就要越過河堤。

「聽我說。」萬事通小五指着鼻子：「今年的水可不比往年，得趕緊準備。」

衆人點頭，默然稱是。

「聽我說，」又是小五：「這鋼絲機也不比平常機器，就是小不丁點一滴水也不能沾的。」

衆人嘩然，七嘴八舌爭論起來，一致作出結論，要趕緊準備搬子，大繩，木板。水一到，一齊下手，把機器墊起。

於是，保全部忙了起來，白天泥胎隨着衆人，搬木板，領大繩，借搬子，一到天黃昏，就獨自去到河岸，看水。水是一天比一天近的，幾幾乎就要越過河堤，泥胎的心也就一天比一天緊的絞痛起來。

突然，有一天，平地刮起陣野馬似的風暴，泥胎跑出車間，天烏黑，飛砂走石，泥胎又趕緊跑回車間，拿起搬子、大繩等着，他神色不安，提心吊胆，臉發白，嘴發抖，等着，等着……來了。

但不是水，却是小五：「水進了宿舍，沒過炕沿。」

衆人嚇得跳起，問他：「當真？」

小五指着鼻子：「我？只是聽人說的。」

全體保全部大鬧起來，有人提議回家，理由是「水沒炕沿」。有人大不贊同，理由是「機器比家要緊」。有人折衷，說：「還只是聽人說的，得再打聽打聽。」性急的，一拍胸脯：「淹了老子的家，你賠？」氣壯的，一跺腳：「淹了機器，你吃鳥？」有人氣白了鼻子，有人槌紅了胸脯，有人……，有人……。

只有泥胎仍然沉默的坐着，嘴裏發燒，眼裏閃電，拳頭捏得發火，鼻子氣得冒煙。

「聽我說」還是小五：「路分兩條，各自聽便。」他扭回頭，拔腳就想走。

突然泥胎像被人推着似的站起來，也不知怎麼弄的，大喝一聲，「回來」。

空氣都彷彿凝固了，只見小五像皮球似的彈回來。

泥胎漲紅了臉，捏着拳頭，像山移動似的，巍巍顛顛的走到小五面前，憎厭的望着他，突然，舉起鐵扇似的巴掌，（可憐，胆小的趕忙閉住了眼）。但只是指了指小五的鼻子，指了指自己的心，然後，指了指機器。

.....

這事情過去很久了，現在已經十二月，但人們一見泥胎，仍然忍不住要問：「鬼知道，你發了多大的脾氣。」但泥胎又是笑咪咪的了，他沒有回答，只是用手指了指正在轉動的穩重端莊的機器。

有求必應

工人宿舍三十九號，人們叫它「土地廟」，這道理很簡單，因為裏邊住的胡老頭，是個「有求必應」。

每天黃昏，廟前真是「香火不斷」，有借錢的，有還米的，有找他勸架的，有託他荐人的……以及一些各色各樣的要求，而胡老頭照例不分男、女、老、少、困難、容易。一概點頭答應。有時候，沒人來求他，他還會東家串西家遊，找上門去的。

一天，「廟」裏來了個生客，進門就親親熱熱的叫了聲「大哥」。

胡老頭正在做飯，回身一看，認出是三角眼，心裏不免有些奇怪。

「你來幹嘛！老弟。」

「沒嘛，沒嘛！看看大哥嘛！」說着，從眼縫裏瞧了瞧胡老頭，笑嘻嘻的湊上來幫着添煤遞水。「大哥，兄弟我是一根腸子通到底，不會拐灣抹角的，廠裏這千把號人，依我看，誰也比不上大哥這份義氣，真是一心爲公，有求必應……」

胡老頭聽着這份喜歌唱得蹊蹺，趕忙問：「你有嘛事！提吧！」

三角眼也趕忙攤手：「沒嘛，沒嘛……我是瞎串門，說閒話解悶兒，大哥，你不知道小兄弟我這份心思，本早該請大哥開開竅，唉！人錯一步難回頭哇！如今哥兒們都把我當外人……其實我是有苦說不出哩！早先在僞工會，得罪些人，那是「人各有主」，沒有法子呀！大哥，聽小兄弟一句，我也是工人一份子，早就尋思改頭換面給羣衆出番力氣。」

胡老頭正忙着燒鍋，聽着三角眼的話，總覺得有些糊塗，怪不舒服：

「老弟，你說吧！到底有嘛事？」

「沒，沒，你盛飯，我這是……」又湊過頭來，嗅了嗅飯香：「你盛飯，我回頭再來，我到老劉家還點煙脹去，這包東西，擺你這兒，回頭來取……你盛飯……」

胡老頭盛好飯，回頭一看，三角眼像鑽進壁縫似的無蹤無影了，炕頭上擺着個紙包，拿手顫顫，沉甸甸，很有些斤兩。

「到底求我嘛事呢？」胡老頭邊吃邊想，心裏老大不舒服，飯也像滾進了肚皮去，打噎，發燒，好像結成一個疙瘩，停在胃裏。

上燈時候，胡老頭倒鎖上門，又開始他的東家串西家遊了，他去張老三家給他家吵架的兄弟說了和，又去李老四家借了點錢再送給他借錢的王老五，他順便看了看小鳳他爹的病，又去小火他家聊了會閒天，心痛快了許多，正想睡覺去。

但當他一拐灣，吓了一跳。街當中圍着一羣人，吵吵鬧鬧，幾個糾察隊員正駕着三角眼，另外許多糾察隊正在搜他的家。

三角眼跳着腳發橫：「看能搜出根烏毛來？你們揀老實的欺，我三角眼爲人沒做虧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門，你搜得出來，槍斃我，搜不出來，可得給我洗洗黑。」

胡老頭覺得有些稀罕，正想看個究竟。

猛然，他覺得這事與自己有些兒牽連，回頭就走，一口氣跑回了家，打開門，從炕頭上拿出那紙包，抖抖索索的打開，三層報紙，二層破布，一層棉花，最後顯出個又黑又涼的鐵東西。

「炸彈。」

嚇得胡老頭倒吸口涼氣。

「這狗雜種」他脹紅了臉「我當你求我嘛事，原來你想砸老子們的飯碗。」

他雙手捧住它，一口氣又跑了回來，喊着，衆人趕忙讓開路，他一直跑到糾察隊長的面前。

三角眼「刷」的變了臉色。

不用問，事情很明白，隊長虎住臉，雄他一句：「你真老糊塗啦！」

胡老頭滿臉通紅，張口結舌。

「我知道你，有求必應的，」隊長補充一句。

「不，」胡老頭趕緊擺手，「不是我答應的，」他朝三角眼揣了一腳，「狗畜的特務，你當我是個有求必應，嘛都答應的，事也得分個好不好，好的，答應，不好的……」

他挽了拳頭，「就這樣對付你。」

什麼事最難過

窗外，雪落着……

幾個女工擠在一條被子裏暖腳，不知怎的，忽然談起人生在世什麼事最「難過」來。有人說「死了媽最難過。」有人說「肚子餓最難過。」有人說「挨了批評最難過。」最後張大姐開口了，問：「有誰，結過婚沒有？」大家都搖頭。

『對，那麼聽我說一段。』

我哇！起小就上工，白天黑夜價幹，累得睜不開眼，心想：「尋個主就好啦！」要不，那輩子才熬出頭。

十六歲那年，果然給塞進了花轎，大姑娘上轎，總要哭，我嘛，也哭，坦白說，心裏倒真是「咯咯」直樂哩！心想丈夫好一點，小姑子少一點，最好，死了婆婆。那就再好不過啦！

到婆家一瞧，當真不錯，日子不算好，可也不壞，丈夫倒騰小買賣，成天不照面，小姑子都出了嫁，輕易不同門，婆婆雖然沒死，但是個牌精，一早起就梳洗打扮急著串門子去，家裏就剩下我一個人，可以伸開腿睡覺，嘛也不管。

別人都誇我有福，說：「大姐，你真是福從天上來啊！不愁吃不愁穿，那輩子修的。」我自己也覺得挺不錯。

一個月，兩個月，過去了……慢慢的，心裏頭老像短個嘛的空起來，房子也變得又空又大，像座廟。上街？嫌遠，串門？嫌煩，連個說話的地點都沒有。我男人滿口生意經，聽不懂，再不就老是句：「等發了財，給你扯一箱子衣料」的老話，翻過來，覆過去，也不知說了幾百遍了，婆婆嘛？總嘮叨着「清一色、一條龍、對對合」。我又不願聽。真是膩得慌，只好找些活做，開初，做鞋，一雙又一雙，大的小的花的黑的，也不知做了多少雙，後來，裁衣，縫了又拆，拆了又縫，一件衣倒騰它十幾遍。一年二年，過去了……越過越膩，越過越悶，直悶得我要瘋，膩得我要吐。

一天，我實在憋不住了，推開碗就喊「我要上工去！」

他母子倆吓了一跳。

丈夫嘛，跳起腳罵，「放着現成的碗不端，要受那份洋罪去？」婆婆嘛，砸吧着嘴說「真是在福中不知福阿！我這樣的婆婆，打着燈籠也找不着！」

也不知道怎的，就像要把這二年的悶氣都倒出來，我一個勁的哭、鬧、叫、吵，「一定要上工」，真是一天也不願過。

開春，我也回到廠裏來。一看，廠裏才挺不錯，姊妹們在一起有說有笑，機器轉得挺歡，看着一包包棉花變成布，心裏總有說不出的快活，下工嘛，扭個秧歌，上夜學，到處都冒着熱氣

兒。」

突然，她停止了。

「當然囉！我這不算苦，要苦，可得聽李大娘說一段，但依我看呀！人生在世，就算好吃懶做嘛也不幹，頂難過。」

窗外，雪仍落着……

夏 夜

去年夏天，我派去一座小城附近的礦山工作。

我是第一次到那裏去的，關於它，從別人的嘴裏，從材料上，模糊的知道只是一個古老荒涼的山窪小鎮，因為附近豐富的藏煤而著名，十多年前，煤礦被發現，開採了，許多工廠也就近的開辦起來，經過戰爭，礦已蕭條，廠也冷落，現在正趕派大批技術人才去恢復它。我就是其中的一個。

不難假想，閉着眼，我猜它，荒涼的山谷，孤獨的煙囪，礦井蓄着水，廠房生着一膝高的野草……

一覺醒來，火車已進山了，我躺在堆滿木材的敞車裏，被木材的香味所包圍。瞧着兩邊峭峻的山峯遮住月光，把夜襯得漆黑；這裏的天也顯得特別高，月亮尖掛在山尖上，彷彿是隻兇猛的野獸在眨着眼睛。

好荒涼呵！火車鑽地洞，爬山，停在冷落的小站上，連個賣燒餅的小販也沒有哩！火車悄悄的爬進站，又悄悄的爬出站，除了幾個搖紅綠燈的鐵路人員，這山崖裏似乎沒有居民。

同車的只有一個發電廠的工人，他也去到那裏。

這是個結實粗壯的中年人，戴着頂八角帽，敞開懷，露出紫絳色的胸膛。不停的用手撫摸它，一路都吸着煙。

「歡迎啦！」問明了我的來意，他愉快的說：「我們那裏缺乏人才。」

「那裏好玩不？」我問。

他搖頭，「儘是山，灰，煤屑，白天頂熱，晚上頂冷，說不上什麼好玩？不過，你呆呆，你慢慢就會喜歡它的。」

「你在那兒呆過多久？」

「十來年吧！」

火車到了站，我們相繼從木材堆裏爬出來，這裏寬闊多了，月亮還亮哩！小鎮果然荒涼古老，漆黑，彷彿已經熟睡。沒走幾步，就已經穿過它來到河岸了。這是條山谷裏的河流，急驟的流着，發出巨大的可怕의衝擊聲，兩岸仍然是山，黑暗猙獰，站在這裏，我茫然了，要只有我，怎樣也找不到路的。

「跟我走吧！」他說：「我們沿河走，先到我們廠，你再過橋，河那邊就是礦。」

我們又抽了支烟，開始趕路了，風吹着，雖然是五月，也有點冷，草地上正凝着露珠，靜寂

中，彷彿還聽得見大顆露珠從樹葉上一顆一顆往下滴。

山谷，好荒涼呵！

頭頂是天，深藍色的天，中間是霧，乳白色的輕霧，腳底是急驟的河流，暗綠色的轉着漩渦衝着石頭的河流。

我們沿河走，破壞了的鐵路正在趕修，一路上都看得見零散的枕木，修路的人露宿在帳篷裏，一堆火將近熄滅，火焰微弱的，淡藍色的，在風裏搖幌。

「鐵路修好就好了。」他說：「你看見嗎？那裏，大烟囱，就是你們礦。」
漆黑，我什麼也沒看見。

「那，是我們廠。」

同樣，我什麼也沒瞧着。

「唉！這怎麼成哩！」他嘆了口氣，「你的眼神很壞，採礦不要測量嗎？你這還能測量？」
我向他解釋，測量有儀器，並不在乎肉眼。

「我都能看見，這一帶多少烟囱，就再黑，我也能看見，每天晚上，我們站在平台歇涼，一抹漆黑，我什麼都看見。」

他吮着嘴唇沉默了，不一會，又問：

「你怎麼不學電器呢？」

這，多難回答，說句實話，像我——一個還沒有固定志趣的年青人。學什麼都只是偶然的。我胡謔了幾句，說明年青人喜歡活動，採礦正好，爬高山，越峻嶺，能天南地北的亂跑。

他滿意的點了點頭。

「年青人就是好亂跑。俗話說，鳥長硬翅膀要飛，這話是有道理。我大小子十五就出門了，她娘見天寫信，郵票怕也貼了一大箱子，人還沒催回來。我二小子，今年又十五了，又吵着要出去，他娘攔不住，要我說話，我能說什麼呢？我年青的時候，我爹也沒攔住我，我還能攔住他了？唉！年紀青了誰不愛跑。」他嘆口氣，「你那兒人啦，兄弟？」

我說出了我的家鄉。

「聽你口音就像，好地點呵！」他讚賞的，點着頭，「我去過的，我在你們家鄉呆了一個秋天，多好，你們家出磨菇，是不，打隻大雁燉磨菇，真鮮！」

他笑了，我也笑了。

「你到過南邊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可惜，好地點，該去跑跑。我在海船上燒過鍋爐，到處飄，天南地北的跑了些地點。」

「你多大年歲啦？」我問。

他又嘆氣了，嘲弄的，「五十囉！半截身子埋在土裏了。」

路更難走了，天藍得帶黑，月亮又落在山峯後面，風漸漸大，刮得樹林子喧喧直響，離黎明還遠哩！東方不也一片漆黑。

不知是什麼鳥，孤獨的在叫。

我們的肩頭已凝着露水了。

我側着頭，想看清他的面貌，分辨他的年齡，天很黑，很難分辨，但從他穩健的步伐看，從他響亮的聲音看，仍顯得年青，五十，絕對不到。

「我還是奇怪，你爲嘛不學電機呢？」他又輕聲的問。

「這有什麼奇怪呢？」我說：「人各有志趣嘛。」

「當然，人各有志趣。」他迷惑的點着頭，「譬如你哩！喜歡滿山遍地跑，學採礦，有些學生還願意在板凳上磨一輩子擲子，坐公事房哩！世界上有多少手藝呵！數不清，但那一行比得上我們。」他停住，用一種疑問的聲音反問着自己，「也奇怪，我跑過多少碼頭，幹過多少手藝，九九歸一，三百六十行，愛上了這行，在這個破山窪裏紮下了老巢。」

他抬頭看天，孩子似的弄出很大的聲音來。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簡單。」他一揮手。「你說幹那行離得了我們，離得了電。」

我微笑了。

「我在這兒一口氣呆了十多年，那時候，對面的礦還在測量，我們的廠也正蓋哩！這座鎮，一抹漆黑，半夜裏狼還大搖大擺的滿街串，剛來，我還想跑，滿身還是浪蕩勁兒，但瞅着，這破山窪亮起來了，鎮子亮起來了，工廠開多了，一到天黃昏，平台上一站，四處都是燈火，我就喜歡上這裏，不想再跑了。」

「你看。」順着他的手，我看見了，漆黑的山裏閃着幾盞昏黃的燈光，一隻大煙囪岸然而立，臨着水，傍着山。

「唉！兄弟，我是不是有點傻。」

我沒有回答，他又說了。

「我真喜歡這裏，喜歡得有些傻了。你不知道，小日本走，國民黨來，把這裏搞得稀巴爛，望着這些煙囪不冒烟，一片熱鬧的山窪冷下去，心真疼。」他嘆口氣，溫柔的說：「現在好了，你聽說不？那邊山裏有硫磺礦哩！」

我回答他，「知道。」